

第四，如何修念死者，谓应由于三种根本、九种因相、三种决断门中修习。

此中有三：一、思决定死 二、思惟死无定期 三、思惟死时除法而外余皆无益

修念死要按三根本、九因相、三决断来修。根本就是要思维三个主题：思维决定死、死无定期和死时除法以外其它都没有利益。九因相就是每一个根本要用三种因相或理由来成立它，这样就会发起决断。这些决断都是在法上的决断，也就是决断必须修法、必须现在就修、尽这一生心心念念都唯一依止法。

初中分三。

首先，思维决定死分三部分：一要思维死主决定会来，而且没有因缘能使它退却；第二要思维寿命无可增添，不断地有减少，所以终究会死；第三思维在生的时候也没有闲暇修法，决定要死，由此发起决断必须修行正法。

思惟死主决定当来，此复无缘能令却退者。

要思惟死主一定会来，而且没有任何因缘能使它退却或者阻挡它，只有法能救护自己。而我就只有这么长的寿命，一点都不会增加，无间地有减少，所以终究会耗尽而死亡。生的时候也没有闲暇修法，一定会死，所以现在一定要修法。如果不这样把握，很快这一生就过去了，这个非常危险！

谓任受生何等之身，定皆有死，《无常集》云：“若佛若独觉，若诸佛声闻，尚须舍此身，何况诸庸夫。”

无论受哪种身决定都有死，《无常集》里说：无论是佛或者独觉阿罗汉，或者佛的诸位声闻弟子，都必须舍掉这个身，何况我们这些很一般的人。

任住何境，其死定至者，即彼中云：“住于何处死不入，如是方所定非有，空中非有海中无，亦非可住诸山间。”

无论住在什么地方，死是决定会来的，就像《无常集》所说：住在哪里死不能入呢？这样的地方决定没有，空中没有，海中没有，山间也没有。

当寿命耗尽的时候，无论身在何处都躲不开死亡的降临。整个三有世间，无论在哪个处所都无法避免死亡。因为死是有为法的法性，任何一个因缘造作的法，必然在缘尽的时候归于坏灭，无法持久，所以这是躲不掉的。

前后时中，诸有情类，终为死摧，等无差别。即如彼云：“尽其已生及当生，悉舍此身而他往，智者达此悉灭坏，当住正法决定行。”

正是由于灭是有为法的法性，所以前后一切时期里出现的、一切种类的有情，最终都是被死主摧灭而没有差别。就像《无常集》所说：括尽已生和将生的有情，他们都无一例外必定要舍弃这个身而前往他世，智者了达了这一切都会坏灭，就应当安住正法、决定行持正法。

思维无常马上就能显示出法和非法的差别，就是你在法道以外寻求任何在生时的利益最终也归于破灭，一点都抓不到，就连我们自己的身体尚且坏灭何况其它。这时就要看到，在整个时空界里出现的任何一个有生的法，它是因缘造作的缘故终归坏灭，这是无人能免的，决定如此。再观察从无始到无终之间出现的一期又一期的有情，他们都无差别地被死主摧灭。这才知道世间的这些法毫无意义，因为都是灭坏的，能得到什么实义？而人只有走法的道路才能从这里脱开生死迷梦，回到法界本身，这是永恒的安乐。因为它本身是不变异的、无生无灭的真实法性，其它凡是由无明力变现的这些现相都会灭坏，毫无意义。这时我们就有一种决定，就是一定要住在正法里修行。

于其死主逃不能脱，非以咒等而能退止。

接着要思维，死主既然决定要来，那能否用什么办法抵挡、遮退它呢？这里说当它到来的时候无法逃脱，也不是以咒术、财富、美色、权力等能够遮退的。意思是当死亡猝

然降临的时候那是无可避免的，连药师佛都没办法遮退，这就表示它是无法逆转的。

人是必定要死的，这可以从正反两方面来断定。从正面观察，无论何时、何处、何种身都必定归于死亡。死是世间界最普遍的现象，叫它生死界也是这个道理。在每一个有生的法上都有一个死，各个最终都归于死，整个世间界里充满了死，只是人们只看重生的一段，忽视了死的一面。这一点一定要决定，关键要知道它是缘生法，没有不破灭的，它没有办法自主而持住，这就是一种铁的定律。因此无论是什么时代、什么地区、什么方所，天上、地下全部都是如此。这么大的一个现象竟被我忽视，我的行为哪有不错的呢？

其次，当它来的时候没有办法遮退。同样因为法性力的缘故，不但我们没办法退掉它，连佛来也退不了它，佛也不逆缘起。当业力现前的时候，释迦族惨遭屠杀，血流成河。佛未尝不想拯救自己的家族，但是业力成熟的时候无法遮退。这一点要依世尊的圣言来得到定解。

如《教授胜光大王经》云：“譬如若有四大山王，坚硬稳固，成就坚实。不坏不裂，无诸陨损，至极坚强，纯一实密，触天磨地从四方来。研磨一切草木、本干及诸枝叶，并研一切有情有命诸有生者。非是速走易得逃脱，或以力退，或以财退，或以诸物及咒药等易于退却。”

先是用比喻来表达，有东西南北四座最大的山王，质地十分坚固，成就了坚实，没有任何的破裂，也没有陨损之处。而且它们是触天磨地从四方夹击而来。换言之，如果它的体积有限，没有触到天，还能从它的最顶端飞出，或者它没有磨到地，也还可以从地下潜逃，或者它有一些空洞，也可以躲在洞里不会死亡，或者只是从一方而来的山，还可以逃往他方。然而四方的巨山同时夹击，坚固、没有任何缝隙，无孔可钻，无隙可逃，当它们触天磨地而来的时候，整个大地上所有的草木、本干、枝叶以及在大地上生存的有情，绝对不是通过快速奔跑能逃脱的，也不是用力量能挡退，

也不是用财物能贿赂，也不是用各种武器、尖矛、咒药等能够击退的，所以绝对是无可逃避的。

这个譬喻准确地说明了死亡来临时的情景，整个大地的生物没有一个能逃出死主的魔掌，这就显示了苦的定相。所以在十二缘起图里画着一个阎罗王口咬这十二环，两手两爪紧紧抓着这个缘起。这就表示凡是被这个缘起左右的人必然被死主所吞没，无一能逃出。只有遵循着世尊所指示的清静妙法，就是所谓的四谛之道，寻求寂静涅槃的人，才能出离生死。此外全都在这个生死的圈子里转，所以它就叫生死界。也就是用生死这两个字来代表这个世界的总相，这是脱不出去的。

刚才说到大地上的一切草木、本干和有情生命，这就表示整个世间的一切有生之物最终全都被死主吞噬，最后全部都归于死亡，当死来的时候没有能够挡退的。比如帝释天在临死的时候非常恐慌，虽然他是天王，但是这时也没有用，一个凡夫逃不出死的魔掌，他只有祈求来世有个好的去处。

“大王，如是此四极大怖畏来时，亦非于此速走能逃，或以力退，或以财退，或以诸物及咒药等易于退却。何等为四，谓老病死衰。大王，老坏强壮，病坏无疾，衰坏一切圆满丰饶，死坏命根。从此等中，非是速走易得逃脱，或以力退，或以财退，或以诸物及咒药等易于静息。”

佛说：大王，像这样四个极大的怖畏来临的时候，不是奔逃能够脱免的，也不是用势力、财富、各种物质、咒术、药物等能够退却的。哪四个大怖畏呢？就是老病死衰。老坏掉人的强壮，病坏掉健康，衰坏掉一切圆满丰饶，死坏掉命根。这是一个有漏体的必然苦相，只要是一个有漏的体，就必然出现这老病死衰。当它出现的时候是难以逃脱的，任何外法都没办法遮挡它。认为耍一些手段能够蒙混过关的，只不过是一种愚痴想法。

人最重要的是要明了法道，知道缘起。而缘起绝不是凭

自己的意志能去设想、追求和判断的。第六意识可以凭空想象，可以按自己的意识组建一个混乱系统，使自己处在很严重的愚蒙当中，其中排第一的就是业果愚。所以最开始就要得到业果的正见，不然就没办法破掉愚蒙，也没办法成为一个随顺法道而行的人。因为他的心中总是有非常多的想法，非常多没经过整理、没经过审视的颠倒想，依靠这些会产生常执，认为不会死吧，或者产生一种无因的见，认为自己可以侥幸逃脱。或者一种唯物的见，认为这个能够击退掉死亡等等。

其实这都是不可能的，一切都是心法，在有为的缘起里必然会出现老病死衰。所以世人只看到生这一环是非常悲哀的事，他不晓得后面决定有老病死衰，傻傻地认为有生的幸福、圆满的快乐，用各种美好的词汇形容这个世间的美好、温馨，其实这完全是在欺骗自己。

这里就说到，佛警告世人，你不要再痴迷了！人生的关键是要修法，从生死的圈子里逃脱出去，而不是在这里面辗转地加重混乱的因缘，那样的话确实永世都难以出离，这是非常可怕的。

这四个怖畏我们可以从前往后推演。当老来的时候你能遮退它吗？遮不掉，必须得服老。人年龄到了，精力就没有了，这不是吃多少补品或者用钱就能够挽回青春的。或者生了病就坏了健康，世上的医药只不过暂时维持，总幻想着会有灵丹妙药，但事实上这个也是没有的。再说衰就坏掉了一切圆满丰饶，人总是痴心妄想能永远如日中天，但殊不知日中则昃，水满则溢，树倒猢猻散，再也无法重现以往的富饶丰足。

老、病、衰这三个已经逐渐地在显示无常的相，最后死是彻底灭掉了命根，命根都没了，此世的一切不都全部归于空寂了吗？在这四个怖畏来的时候没有办法止息它。

迦摩巴云：“现须畏死，临终则须无所恐惧；我等反此，现在无畏，至临终时，用爪抓胸。”

这句话也是表达死是必然要来的，而且来的时候没有办法遮退，所以我们现在要害怕它，寻求一个出死的方法。佛已经传授了这个方法，尤其有净土信仰的人更加会感觉到不可思议，这是弥陀的悲愿。你有信愿就能在临终的时候预知时至、安然往生，连死的苦都不用经历，这太慈悲了！这是这个世间极稀有的事，你在世间法上能找到这样的法吗？

现在怕死我们就会想办法，就会作准备，这样到临终时就非常妥当，也就没有怖畏了。如果现在根本不怕，到临终的时候就只有以手抓胸，追悔莫及，那个时候就有很大的苦来临。

思惟寿无可添，无间有减者。

如《入胎经》云：“若于现在善能守护，长至百年或暂存活。”极久边际仅有尔许，纵能至彼，然其中间寿尽极速，谓月尽其年，日尽其月，其日亦为昼夜尽销，此等复为上午等时而渐销尽，故其寿命总量短少。此复现见多已先尽，所余寿量虽刹那许亦无可添，然其损减，则遍昼夜无间有故。《入行论》云：“昼夜无暂停，此寿恒损减，亦无余可添，我何能不死。”

思维决定死的第二个因相就是寿无可添、无间有减，这应当用算术的方式来证成。也就是一个不到百年的有限的量，自入胎以后刹那刹那不断地损减，没有一刹那的增加。在极速地递减之下寿命很快就到达了末端，因此决定会死。

按《入胎经》所说，如果我们现在很好地养护自己的身体，最多可以活到一百年，不可能超出其上。最大的量度只有这么一点，纵然你能达到一百岁，在这中间递减是非常快速的，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很快就过了一年；一天一天的过，很快就过了一个月；一昼一夜，很快就过了一天；一小时一小时过，很快就过了白天和夜晚；一分钟一分钟过，很快就过了一小时。

我们已经知道寿命的总量是很少的，现在又看到它快速地在消减。前面已经耗尽了几十年，剩下的寿量一刹那不可能添加，而它的损减昼夜不断地在奔驰，没有一刹那间断，因此我们决定死亡。譬如说，我们的生命列车从入胎开始就驶向死亡，这中间只是一段很短的距离，而且它一刹那暂停也没有，一直往死的方向走，这样很快就到了死，这就是决定死，因此我们有信解是必然要死亡的。

如果我们以更加形象化的方法来表现它，就好比正在倒计时的电子表，它正在非常迅速的一页页的翻过去，一转眼已经翻完了数千万张。就像这样，我们来到这世上只是由于我们过去的福德，这个福德有多少的量我们的人生就有那么多个刹那。它减少的时候就像电子屏幕上的数字递减一样，很快地百、千、万就过去了。我们稍微停顿一下，还没缓过劲来一、两个小时就没有了，没感觉做了什么一天又过去了。

这样我们不要被幻想未来的各种假想所蒙蔽，这种假想叫常执。因为它感觉未来好像无限长远，我们要回过头往过去看，过去的几十年就象是昨天，犹如一场梦一下子就过了。照着镜子看一看，我们已经老了，回想一下，过去的岁月确实过得特别地快，越大越快，越老越快。譬如我们读小学的时候觉得蛮长，中学的时候就觉得短了，很快三年初中完了，三年高中完了，大学就觉得更快。大一还觉得长一些，大二、大三越来越短，到了大四，很快就接近尾声了。然后参加工作也是非常快的，看起来刚刚还是一个新手，很快五年、十年就过去了。成家也是一下子就已经三十多岁了，一成了家就已经是半个老头了，所剩光阴无几了。这才知道，寿命的消减是特别快速的，就象一列高速前进的动车，昼夜不息地在奔驰。这么一个有限的寿量以这么快的速度在递减，哪里能不死呢？从这里我们就能决定，一定是会死的。《入行论》中说：“昼夜没有暂时的停歇，此生的寿命恒时在相续损减，又没有其余可增添的方便，我如何能不死

呢？”

此复应从众多喻门，而正思惟。谓如织布，虽织一次仅去一缕，然能速疾完毕所织；为宰杀故，如牵所杀羊等，步步移时，渐近于死；又如江河猛急奔流；或如险岩垂注瀑布。如是寿量，亦当速尽。

我们要通过各种譬喻来引发思维的活力。我们要处在一种念无常的思维里才会发展出定解，发展出心理状态。譬喻是很巧妙的，通过这样一件事能够显示出生命的状况，常常以譬喻而能得解，以譬喻而能开发，所以要注意运用譬喻的方法。

在这里宗大师也教导我们常常结合生活中各种的比喻作为门径来如理地思维，像阿底峡尊者碰到水流的时候就坐下来思维生命的无常，何况我们呢？

在我们的面前有非常多的譬喻，这里主要讲的是古代的譬喻，就好像织布，虽织一次仅去一缕线，但是不断地穿梭，很快就织完了一张布。又好比为了宰杀牵着所杀的羊一步一步地走向屠宰场，渐渐地就趋近死亡。比如农夫从圈栏里牵出了羊，要到屠场上去杀掉。从迈出门的第一步来看，离屠场还有好几里路，还没到死的时候。羊只也比较幼稚，一直以为面前还有很多生存的时间，不会死的。然而它只要一步一步地被逼着向前走，不间断地往前走，很快就到了几里地以外的屠场了，那时就要引颈就刃，顿时就生命告終了。

我们也是被业的绳索牵拉着不断地往死的方向走，我们的心脏就好比岁月的年轮，它在不停地跳动，跳动一次就消耗一次，就这样人慢慢的老了，精力也大不如前。实际上它时时都在给我们发出警告，已经快到死了。我们从入胎开始就如同拉向刑场的第一步，在不断地前进的时候，突然发现已经走到一半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人已经到了中年，生命已经过了一半，未来还有一半，但也还是继续不停地往死奔近。很快的经过一个又一个的阶段，像这样几年

几年的过去，很快就到屠场，那个时候身不由己只有一死。但是人都很痴心，认为自己还能不死。等到牙齿掉了，眼睛也花了，耳朵也聋了，身体也驼背了，举步蹒跚，身体各方面都衰落的时候就已经接近死了。

像这样我们只有很有限的光阴，它是宿世的业所决定的，不要幻想能活很久。尤其我们是赡部洲的人，处在末法时期，要知道这有限的一点生命能量叫业力，它提供给我们这一世有限的时间的步伐。在经过了若干步以后，能量告罄，我们也就归于死亡了。就像一辆奔驰牌的小车，刚买到手的时候是崭新的，经过不断地行驶就在不断地损耗，跑了若干里程以后，车子就变旧最终彻底坏掉了。我们刚刚入胎的时候就象得到了一辆人的奔驰牌小车，它不断地顺着岁月奔驰，我们一直都在消耗它。无论是行走、安坐、饮食、睡眠，或者吃喝玩乐、学习工作等等都是在消耗它。尤其在家人成家有了男女之欲就消耗得更厉害，像这样很快就有了极大的损耗。这个损耗能不能依靠科学的方法使它回到初生时的最好的状态呢？这只是个妄想，秦始皇也想得到长生不死之药，但是方士们的答案是绝无此事。

我们看江河猛急的奔流，就像黄河，从源头开始不断地往下流淌，即使是在千里之外也终究能到达入海口。又像瀑布从很险峻的山崖上面飞流直下，这就表示非常快的速度。刚刚还在山岩的最上方，一瞬间就已经下到了底部。就像这样，尤其我们现在来看，一年的时间会觉得非常快，感觉没做什么就又到冬天了，有一种暮气沉沉的相。似乎要告别旧年、迎来新年，其实是活过一岁就少了一岁。又像翻日历，假如我们的人生只有六十张，很快就翻一张，这样翻一张就少一张，想想六十张有多少？不断地翻下去很快就没有了，不可能再有新的增添，这样哪能不翻尽呢？就像这样，我们的寿量就跟这个譬喻特别相像。一个是人寿时间的量，一个是空间距离的量，或者说一个事件完成的量，都是一样的性质。

总而言之，有限的量在不断地递减之下很快就会到达零。或者有限的距离在不断的行进中很快就会到达终点，这个道理是很容易明白的。所以我们不要怀着不死之梦，应当想我一定是会死的。

又如牧童持杖驱逐，令诸畜类无自主力而赴其所，其老病等，亦令无自在引至死前。此诸道理，应由多门而勤修习。

另一个角度就是要思维无自在地被牵引到死前的状况。这样是要知道，我自己是不能作主的，我是像奴隶一样被业力的绳子牵着走的。就好像一个牧童拿着木杖不断地驱赶着他的羊群。这些羊身不由己，只有往前走，不可能往后退。如果有可能，它很想往后退或者停下来不走，但是在牧童的鞭打之下它就是要不断地往前走。这样一味地往前走就不断地在减少距离，不可能增加距离。像这样牧童是很凶的，因为天已经快黑了，牧童的心很急，他想把这批牲畜很快地赶回圈栏。这样在他严厉的逼迫之下，羊群身不由己地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很快就会到达它的圈栏。

同样，我们就是没自在地不断地被老病等各种的变故驱使着，被各种消耗牵引着往前走，没有任何自在地被引到了死前。这也是过去的宿业力，它引着我们的五取蕴的身心不断地往前走。而且是一波三折充满了坎坷，有很多的消耗、很多的苦、很多损恼寿命的因素。有的时候一下子就损掉很多，有的时候又亏了一大截。像这样我们会发现非常危险，就快要到死了。

就像一台机器无自在地一直被工人使用着，而且是高负荷地使用。这台机器突然开始这里出一点故障，那里出一点毛病，不断地在发出故障的信号。这个信号一多了，就知道它快要报废了，它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最终会毫无自在地归于报废。

我们也是被业的功能一直驱逼着往前走，我们走过生命一个个阶段的时候会出现很多的病障、烦恼、亏损福

报。就连饮食、睡眠等的方面也在不断地亏损寿量，像这样确实很吓人。譬如我们饭食过量、作息不正常等，很快就消减寿命。再说自己不断地造业、起烦恼，马上消损掉了福报，结果发现自己的身心衰败得很快。这都是在给你发出警告，你已经一块一块地被消耗掉了，你的寿量百分之几、百分之几地被消掉了。有些消得快一下子消掉百分之十，中等的有时突然的刺激、一次性地行淫、一次性地大动肝火，或者饮食过量等，立即就消减掉寿命的百分之零点五或者百分之一。这样我们无自在地就被老病、烦恼、纵欲等牵到了死的面前。要象这样从很多方面不断地观察、思维，最终会确认：我如果这样走下去很快就会死的。

要像这样发起一种认识，如果你没有这个认识就被常执堵住了，常常想我未来还有无数年，这是很愚痴的想法，一点也不知道自己的处境。就像每一只山羊都一直以为我的岁月是无限的，其实它只能活几年。每一只猪在猪槽里也都玩得不亦乐乎，它不知道那把屠刀在一年后就要宰割它的脖子。就像这样，人也好，旁生也好，常常处在常执当中，有非常大的错觉，感觉自己可以永远活下去。但其实我们看旁生很可怜，它就只有几年的光阴但是它不知道，人就知道一只鸡只有几个月或者一年，就要送去宰的，猪也是这样。面前的一只狗它也是活几年就完了，但是对它来说常执非常大，它看不到死的。而人自己也同样，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作为人的一个当局者我们也不太晓得人有多短的寿量。如果站在天人的角度去看，人的寿命就太短了，天人喝一杯茶的时间世上就已经死了成千上万的人。我们的寿命短暂的就是在天人一次休闲的工夫，瞬间就没有了。天人看我们就像杯子中的虫一样，朝生暮死。

这么短暂的寿量，又是在快速地消耗，又是被业绳牵引无自在地爆发出各种老病、各种故障的相，心态上也是各种的大动烦恼，狂乱地纵欲，摧坏身心等等。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身心就像一台质量很一般的机器，但是我们却

在这样不断地使用，而且是超负荷地使用。它已经开始发生很多不正常的状况，可以预见到它是很快就要彻底报废的，这样会了解到自己必然会死。

思维心中的法道

1、思惟死主决定当来，此复无缘能令却退。

2、思惟寿无可添，无间有减。

结合教理和比喻思维这两句原文的涵义，对此须生起定解，然后反复串修。